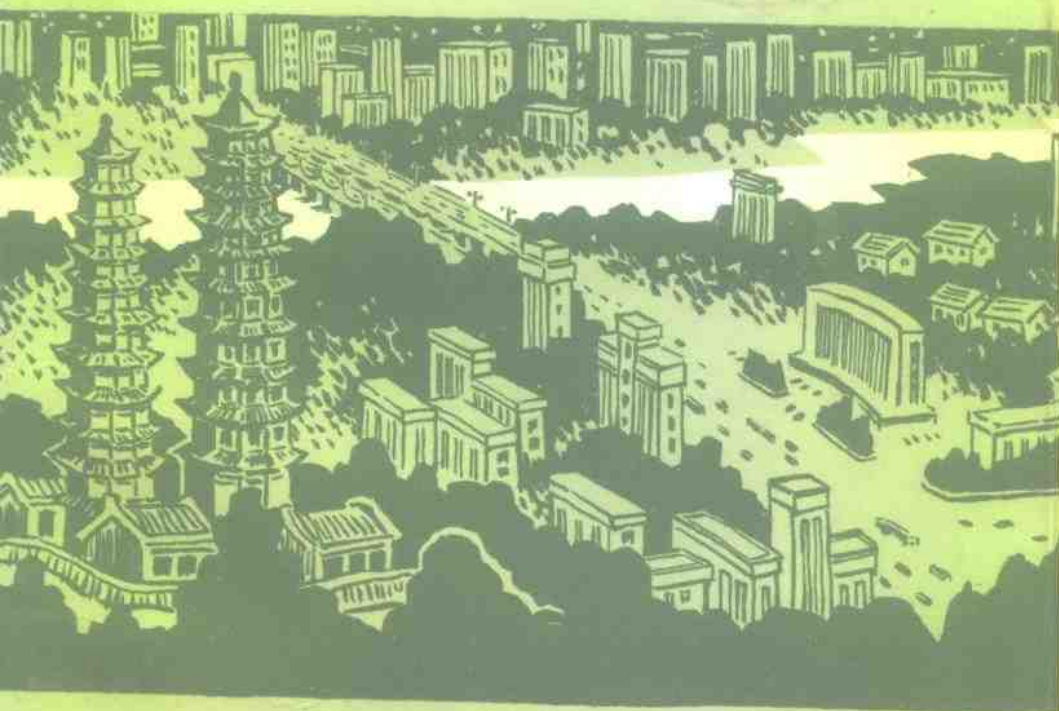


0401

南城区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太原市南城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编

南城区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太原市南城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编
1996年8月

努力发掘整理出版
文史资料使之成为新时
期资政统战育人之作
服务。

魏新荣 九六有
青有

文为流，史为镜，
倡精神，
古之图，
今之创，
一流。

高日如

九六·七

前 言

陈绍武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在全省人民欢庆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全线通车的喜庆时刻,我们选编出版了南城文史资料第三辑,作为献给党的一份礼物。

文史资料工作是新时期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可以保存、继承和弘扬其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还可以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精华,以史为鉴,启迪后人,为推动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发挥其独特作用。

南城区为古老并州的一部分。其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民风淳朴,文化发达。作为南城区政协组织,我们有责任将那些有教育意义,有借鉴意义的史料,挖掘编撰出来,使其为南城资政、统战、育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服务。

南城区政协十届委员会,包括有七个党派,六个人民团体,共有 20 多个界别的 169 名委员,广泛地联系着南城各族各界人士。他们对征集和撰写文史资料工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南城区委、南城区政府 的关怀支持,对本集文史资料的出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一并向各界人士,向区委、政府表示衷心感谢!

本集文史资料,共收录 36 篇文稿,计 13 万余字。文稿以概述、简介、回忆等形式,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南城的过去和现在的部分史实。同时还由于南城不同于一个独立建制的市、县,辖区范围一向有多变的特殊历史,有些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事件，往往涉猎全市或延伸到其它地区。我们这里也以“视南城人事兼收；连南城人事并录”的精神，将部分文稿收入本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本集资料，难免有片面、失误之处，望广大读者和文史工作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一九九六年六月

目 录

斗争史话

敌后地下交通队	王立岗(1)
太原地下战斗回忆	王立岗(9)
谈判	肖 辉(16)
徐总定夺打牛驼(附诗《牛驼寨》)	陈绍武(24)
回忆晋夫同志	李 敏(31)
活捉战犯戴炳南	谷 峰(34)

史海钩沉

太原市公审日本战犯前后	崔汉明(38)
审判日本战犯富永顺太郎记	崔汉明(47)
日本投降后的太原肃奸工作	乔家才(50)
与阎锡山谈兵农合一追忆	乔家才(58)

城南旧事

解放初期太原市的禁烟、禁赌、禁娼运动拾零	谷 峰(66)
南城忆旧	崔汉光(71)
旧中国的太原琐忆	梁艺府(85)
太原古旧民俗略考	高履象(90)
太原四合院浅谈	常承涛(95)
回忆旧中国的太原体坛	王立远 崔汉光(98)
山西铜元小史	胡俊良(114)
民国年间的太原典当业	高履象 赵月凤(116)
正大铁路窄轨考	崔汉光(121)

厂店今昔

- 三十年代的太原西北电影公司 **胡晋芳** (124)
忆太原卷烟厂 李晋长 王艾甫 (128)
华泰厚今昔谈 杨若愚 (133)
昔日“老香村” 田忠祥 夏 林 (135)
文庙古玩一条街 李晋长 (139)

教坛风云

- 二十年代太原私立中学兴衰谈 王立远 崔汉光 (142)
忆山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 黄廷璧 (146)

城建撷英

- 穿越峰峦过大行 金光大道连晋冀
太原——旧关高速公路简介 李彩萍 崔汉光 (150)
南城地区的几座城市雕塑简介 赵月凤 (155)
市内汾河五大桥 胡丛桂 (158)
迎泽大街建设的前前后后 张钟祥 (164)
迎泽大街今昔 樊守德 (170)
太原市城市街道名称的由来 乔含玉 (177)

山西之最

- 山西最大的邮政枢纽——邮政大楼 本刊编辑组 (182)
山西最大的剧场——湖滨会堂 樊守德 (183)
山西最大的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 王振武 (184)
山西最大的公园——迎泽公园 本刊编辑组 (185)

敌后地下交通队

王立岗

1942年冬,当时正任太行二分区情报处参谋兼榆太便衣队队长的我,接到分区通知,调我去组建西线交通队——同蒲支队。很快我就去分区根据地报到了。

没多久,同蒲支队成立。队部设在山西太谷县东山的常畛村。全队约有百人以上,是在原平川便衣队的基础上,加上分区从战斗部队抽调来的一批连排战斗骨干组成。由于我在晋中平川进行游击活动多年,熟悉该地区的地形和敌情,因此,上级任命我为同蒲支队副队长。队长暂缺,政委为史存贞同志。

同蒲支队是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而建立的,目的在于建立太行二分区至晋绥根据地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对沟通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同时,由于蒋、阎国民党于1939年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破坏了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从太行区经太岳、潞池、西安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因此,开辟太行至吕梁这条交通线,将成为我太行根据地党政军机关通往延安的唯一通道,因中途要经日本华北派遣军控制下的晋中地区,因而也是最危险的地段。接受这一特殊任务,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分量。

出师不利

为了完成好开辟交通线的任务,我们支队开了党委会,经研究,

决定兵分两路出发。21岁的史存贞负责祁(县)、太(谷)、清(徐)之间,建立南线交通。我负责榆(次)、太(原)、清(徐)、晋(源)之间,开辟北线工作。我俩各带部分队员,同时由驻地出发,决心冲破敌人封锁线,渡汾河到吕梁。然而,史政委才过同蒲路,就在太谷南席村被敌人包围,光荣牺牲;我也被敌人包围于高崖头村,虽经苦战突出重围,但我右脚和肩部负伤,被迫撤回。就这样出师不利,南北两路都受到了挫折。为伤员疗养和调整队伍,同蒲队的工作被迫暂停。

正当我们这些伤员处在既无医又无药、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新四军和“抗大”总校大批干部涌来,急待我们护送去延安。来人中,有位26岁的德国医学博士米勒,他和其他国际友人一样,也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在我太行军区当院长已3年了,是个有经验的洋医生,这样我们算是遇上了救星。

米勒基本会讲太行“官话”,但不识汉字。他来时听说我们有一批伤员,连饭也顾不上吃,就来到病房察看并治疗我们每个同志的伤口,用开水轻轻地洗出浓血,消毒后缠上绷带。我们虽然只有少量红汞和碘酒,但在他精心医护下,加上年轻人的体力好,都先后恢复了健康。由于长期在敌区打游击,露宿野地和民房土炕,我们很少洗澡,大家身上都生了虱子,而且传染着讨厌的疥疮。米勒知道了,就组织大家煮衣服,用水缸洗澡,并找来硫磺、猪油为大家治疗疥疮,一干就到深夜。这位德国同志竟会用“官话”讲一首打油诗:“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生,腰里绕三圈,屁股沟里扎了根。”把我们逗得直笑。

米勒曾向我介绍说,他家在德法边界,父母被希特勒逼跑了,妻子到了瑞士,中国就是他的家,胜利后回德国看看还要回来。平时,米勒还同懂英语的日本友人交谈,控诉德国法西斯的残暴,讲人民必胜的趋势。不到30户人家的常畛山村,一时间成了国际友人聚会的场合,打谷兼篮球场上经常有国际混合比赛,中国人、日本人、男的、女的、军人、老乡的喊叫声和加油声响彻山谷。

不久,我们的伤和疥疮基本好了,大部分同志可以走路了。为加强支队的工作,1943年春,上级从太行区党校抽调原祁太游击队队

长杨毓贤任同蒲支队队长，调老红军周其德任政委，又从八路军总部调来保卫科长张效良任总支书兼工作队长，调老县委书记梁居高任敌区同蒲路西榆太地区县委书记，并抽调一批连排级战斗骨干充实到交通队。交通队的首要工作便是完成护送新四军和抗大总校干部的任务。我负责的这一路其中有米勒，当晚通过铁路宿营在太谷敦坊村。第二天日军包围了村庄。我心中很恐慌，因为带着中国人、日本人都好办，必要时可以化装掩护，但这个大个子白种人真不好办。米勒看到我有些紧张，拍拍我的肩说：“没关系，这次我要同你们一起打仗，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说着把小手枪上了顶膛火，并说：“我听你指挥。”此时也只能这样了。我们迅速隐蔽起来，不到万不得已不开枪。还好，1小时后敌人走了。晚上我们到了吕梁根据地。临别时，米勒把他的小手枪解下来送给我留作纪念，走了很远了，他还回头大声说：“北平见！”北平在当时是多么遥远啊！

1983年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时，真的见到了分别40年的米勒博士，他已是快70岁的老人了。是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迁入了中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护送“抗大”总校干部

我们第二批护送的对象是“抗大”总校300多名团以上学员，他们是要回延安去的，带队的是原我军袭击阳明堡敌机场的七六九团副团长、新十旅副旅长汪乃贵，绰号为“汪疯子”的战斗英雄。根据总部通报，他们到来后，敌人已得到消息，正在集中兵力，拉夫备粮，准备大“扫荡”，妄图一举吃掉我们这些“巨大财富”，太行二分区曾绍山司令员命令同蒲支队抓紧时间，要赶在敌人到来之前，把这300多名骨干平安护送到晋西北。同蒲队党委根据这一指示，请汪乃贵同志参加，大家连夜进行了研究，认为：第一，300多人通过百里平川敌占区的五条封锁线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我们熟悉敌占区的地形，而且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第二，由于人多目标大，决定不在敌区停留，必须一夜通过；第三，停留地选择在太谷边山白城镇北坟场内，出其不意，

进,可为前进出发点,反之可撤回山;第四,以总校警卫排和交通队一个分队为掩护分队,统归队长杨毓贤指挥。我们还研究了在敌区遭敌袭击后的各种方案。经过一天的准备、动员和对白城镇坟场的侦察,用电话报军分区批准后,第二天中午这300多人踏上了征途。夜半时分顺利地通过了风山至范村敌边山封锁线,进入坟场。

这个坟场原是一个大地主带围墙的坟地,前面有一个不大的门,院内有几间小屋。队伍全部进去后,不敢点火。汪队长带着学员摸进大院,挤着坐在几间屋里及院子地上。警卫排布置了隐蔽哨,中队长雷立德又摸出来反复看了地形。一切布置好了,天也快亮了。早晨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只有少数老乡从坟前小路走过。同志们有的到围墙跟前晒太阳。大约10点多钟,观察哨报告,由东向西来了一队日军,好像还有一个军官骑着大洋马。杨毓贤从院墙缺口一看,果然有20多名日军向坟场前约百米的大路上走来。看来是敌人在巡逻,不像是发现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好了战斗准备,只要敌人不过来,让他过去算了,完成任务要紧。不知什么时候,汪乃贵也看到了敌人,马上要杨毓贤带他的警卫排把这股敌人消灭,他要骑个大洋马去延安。杨再三说,我们完成任务要紧,不能打。但汪是个看到敌人就眼红的人,非要打不行,并要自己带头去打,还拔出他的小手枪。正说着敌人已走到门前的大路上,骑马的日军趾高气扬,好像看都没看这个坟场就过去了。这时其他同志都来劝汪乃贵,他才回屋。

黄昏时,这支300多人的骨干队伍吃了一顿干粮,喝饱了冷水,又出发了。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1小时急行军走了近20里,第二条封锁线同蒲铁路又到了。经雷立德中队长及其他两人的侦察,等日军巡逻装甲车过去,部队就迅速通过。不到两小时又顺利通过了太谷公路。300多人像一条苍龙,在黑暗的晋中平川上飞速前进。

汾河快到了,大家坐下来休息。雷立德带交通员去侦察河床。这时的汾河冰才消,河水冰冷刺骨,河底淤泥下陷,但河边未发现敌情。我们压低声音告诉大家过河的注意事项,大家下河了。与冰冷河水、

淤泥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的搏斗才安全过河，但腿脚都冻麻木了，可还不能休息、东方已白，天快亮了，敌封锁线太汾公路还横在前面。

过河后走了不到 10 里，侦察员报告，太汾公路上发现敌人，约有 40 至 50 人。这时天已微明。汪乃贵一听有敌人又眼红了，再次命令杨毓贤消灭敌人冲过去！枪声终于响了。敌人用机枪封锁了公路，杨毓贤命令雷立德带一个班，从侧翼摸上去，用手榴弹打掉了敌人的机枪，警卫排随后冲了上去，300 多人跟着也冲了上去。战斗中杨毓贤的手负了伤，但仍坚持战斗。最后摸不清我们虚实的敌人逃跑了。太阳升起时，抗大 300 多名团以上干部已踏上了吕梁根据地。与接应的部队会合。

护送彭总和刘帅回中央

1943 年中秋，正是秋高气爽。老乡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着同蒲队截获敌伪的细月饼。同蒲队政委周其德带领大家搞卫生，警卫排的同志把军衣缝补得整整齐齐，迎接传统的中秋节，纪念“九·一八”。正在这时，彭德怀、刘伯承等首长来到了离我们队部不远的维脑村。一天，分区曾绍山司令员和陶鲁笪副政委把我叫去，指定我和周其德完成一个光荣的任务，护送彭、刘两位首长回延安。曾司令先表扬了我们近来完成了护送抗大、鲁艺、陆中等学校的同志到延安等任务，又反复强调了完成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指出其艰巨性，并同我们党委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我记得曾司令最后说：“完成这次任务等于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团，为人民立了特功。”随后，我们见到了两位首长，他们着一身便装，带着各自的秘书、警卫员和爱人，一行不到 20 人。彭、刘首长慈祥的面容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我们向首长汇报了沿途的路线、敌情、地形、群众条件及行动方案，两位首长在我们汇报中分别插了一些话，提了一些问题，最后决定由我带少数同志连夜赶回榆次同蒲路西掌握情况，做好隐蔽点的工作。虽然我当时身患严重疥疮，但还是怀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走完了 50 余里路，半夜到达了榆次遼村这个百余户的村庄。这里距敌东阳站只有 15 华里，西至敌

集义据点还不到10里,南至大常的敌据点也不过10里,但群众基础好,是我们在“格子网”斗争中的游击根据地、堡垒村。它同路西各村一样,敌人虽然常来,但从未出过大事。因此我将该村选作彭、刘首长通过百余里敌占区的宿营地。我同路西县委一起布置了掌握各敌伪据点情况的内线,派出了可靠群众作隐蔽岗哨,找好了村西大院和村北西小庙这两个宿营点,设想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敌情和转移方向。

第二天下午3时左右,彭总和刘帅同大家一起吃过小米饭,在周其德等10几位同志的陪同下,黄昏时顺利地通过了敌伪的封锁线。深夜接近铁路,在敌装甲火车的灯光照射之后,也顺利地越过铁路。午夜,我们把首长迎进遼村。等到东方发亮,我查哨回来,首长却早已背着双手在院内仔细观察房屋建筑情况。我立正敬礼,彭总笑着点点头说:“你们辛苦了。”

才吃了早饭,就接到东阳和集义的敌人出发的报告,我们按计划转到了遼村西北被秋禾密密掩盖着的小庙,就地铺了一床棉被,请首长们坐下休息。刘帅开始询问敌区人民的生活,有些问题我根本不了解,彭总插话要我们关心人民的生活,并说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不是人民军队。正说着,突然在不远处响起刺耳的枪声,一声又一声,连续打了10几枪。我迅速跳了起来,正在睡觉的周政委也猛地跳起来抽出了枪。但是,彭总和刘帅却非常沉着,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刘帅说:“同志们不要慌!”并问我:“是不是经常这样?”我看首长们那样沉着,也就放了心。于是我说:“差不多每天这样,我马上查清楚。”很快我们的群众骨干来报告说,是东阳敌人在村边打野兔,现在已向开白村去了。紧张的气氛马上缓和了,彭总这时给我们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从国际到国内,以及两年胜利的可能。彭总的湖南话,我们听不懂,刘帅不时插话才听清楚了。搞情报的沈少星满头大汗不漏一句地记录下来。虽然已深秋,但被秋禾包围的这间小庙中午还非常闷热。吃中午饭了,我们拿来准备好的一些熟肉、两筒罐头、两瓶葡萄酒和一些月饼。才放好,彭总就两眉深锁问我:“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周政委赶紧说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彭总马上问:“你们今年护送了多少干

部？”我说有500多人。彭总说：“你们是否都要招待一下？”首长看我们很窘迫，于是又和蔼地谈起抗战的艰苦，人民的负担，尤其是敌区人民的痛苦，以及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还问我：“你只有20来岁吧？”我回答：“22岁。”“你是学生出身吧？”我说：“是初中两年。”他接着说：“青年人接受新鲜事物快，马列主义就是青年人介绍过来的。”彭总回头指了指刘帅说：“干革命就要像这位一样，艰苦奋斗，从始至终。”刘帅这时问我：“是不是县委委员？”我说：“是。”彭总接着又说：“这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只要锻炼是会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贡献的……”饭后，彭总叫秘书如数付了钱。首长的教育和鼓励，使我终生难忘。

太阳终于被西山吞没了，大地披上了金红色的彩霞。我们30多人又踏上了征途。黄昏时从徐沟和同戈站之间的公路上穿过去，经王答、龙家营、云芝和长头村，到达了东穆家庄的村边。

深秋的汾河咆哮声，淹没了首长们坐骑的嘶鸣。封锁渡口的大碉堡内射着微弱的灯光。老乡们为我们准备的渡船，在月光下不停地摇晃。大家都上了船，可是一匹牲口却在上船时把刘帅的爱人挤到了河里，总算好，很快救了上来。船顺河而下费了很大劲，半小时后才靠了岸。又走了20里路，天色已微明了。横在我们前面的是太汾公路，这又是敌人的一条封锁线。稍停一下，经侦察未发现敌情，于是我们迅速从清徐城北插过去。不久开始上山，虽然这还是敌占区，但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天已大亮，满山的葡萄架结着沉甸甸的果实，因为碰不到老乡不能买，只好把口水咽到肚里。

一夜紧张的行军，大家都又渴又累，走着走着就做起梦来。有的同志摔倒了，引得大家笑起来。才翻过一座山，突然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前卫报告在白石沟方向发现了大批敌人！这突然的情况使大家都感到紧张，因为我们身上有千斤重担！但此时的彭总和刘帅却非常冷静，他们要大家停止前进找隐蔽地。而彭总却带了少数同志爬到山顶，用望远镜察看，不但白石沟方向有敌人，右侧也发现了敌人，看来有三四百人。彭总看到太家有点紧张，于是微笑着说：“转山头是

咱们的家常饭。看，这么多山，这么多沟，满山葡萄架，咱人少，目标小，更好办。”他的话，像一股暖流传遍了每个同志，使大家增强了信心，驱走了紧张和惊慌。首长们根据敌人的行动判断，敌人不像是为我们而来，看来是有其他目标。这样整整一天我们同敌人在山沟里、葡萄架下展开了“捉迷藏”。后来才弄清，原来是我吕梁八分区昨夜消灭了深入我边沿区草庄头据点的敌人，今天敌人是来收尸的，结果打伤了一些老百姓，烧了一些房子后，下午又逃跑了。

黄昏时，我们越过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白石沟公路，找到了我晋西北部队。到此，我们又一次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护送任务。不久，党中央来电表扬我同蒲支队，还从延安给我们送来了奖品——20支驳壳枪和400发手枪子弹。

从1942年底到日军投降，我同蒲（交通）支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用鲜血和生命开辟了太行至吕梁的敌后地下交通线，先后护送我军团以上干部1000余人胜利到达延安，其中有彭德怀、刘伯承、陈毅、黄敬、陈锡联、蔡树藩、朱瑞、邢肇堂以及新四军师旅级干部多人。此外，还护送日本战俘、国际友人、抗大、陆中、鲁艺、新兵团等2000余人，也都顺利通过100余里敌占区到达延安，为此，多次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和嘉奖。

（作者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4军副军长，现为驻南城地区太原军分区干休所副军职离休干部、太原平民中学校友会副会长）

太原地下战斗回忆

王立岗

一九四二年初，太行第二军分区，根据党中央“对敌调查研究的决定”组成了以刘文华同志（德国留学生，曾任彭德怀副总司令秘书）为主任的情报处，并从各部抽调了一批干部，进行一段培训后即开展了工作。我同王伟，沈少星、贺东元、王纪录等分配到晋中敌占区开展对敌调查研究。王纪录、贺东元主要负责榆次（他们原是榆次晋华纱厂工人），我同王伟主要是负责开展太原城的对敌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先在晋源县河东（太原南郊）建立巩固的立足点，尔后进入太原城，物色敌伪对象，建立关系，以便护送我情报人员安全出入太原，搜集敌人军事情报。

要在晋源建立立足点，就必须先做好其门户北格镇敌据点工作，而要开展北格工作又必须首先做好距北格镇仅一华里的南格村的工作，这样，才能打开北格的门户。

南格村是一个有百余户人家的较富庶的村庄。我们通过该村陈贵海了解到该村首户张逸斋（三虎）在村中很有威望，有民族气节；胡在中（应喜）苦大仇深，有胆有识，讲义气能团结群众。于是我们决定先做这两人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后，我们正式发展胡在中为我情报处敌区工作人员，张逸斋为我方的秘密村长。为了进一步控制该村，我们通过此二人又团结了抗日积极分子张四娃、丙生、全娃等十余名青年人，基本上控制了南格村。接着就向北格敌据点内发展。我们首先沟通了北格镇高级小学校长崔立中等七位男女教员，他们先后都